

山西精障女碩士「被收留」事件：基層救治缺位、精神障礙人士權益保障惹質疑 | whatsnew

在過往多起拐賣案件中，不乏精障婦女先被「收留為妻」、剝削性價值後，再被「丈夫」轉手賣人、獲得剩餘價值的模式。



13

成為端傳媒會員，支持華語世界優質、可信的獨立新聞媒體：暢讀會員首月5折（\$3美金，可隨時取消），尊享會員85折（領《華爾街日報》全語種會籍，美國地區還可領限時福利）。

近日，山西省晉中市和順縣曝光一起「精障女碩士被收留十幾年」事件，繼「鐵鏈女事件」近三年後，再次引爆中國輿論場。民間普遍質疑，和順縣公安局警情通報未交代當事人的精神障礙和生育狀況，僅用「收留」二字，可能被理解為「好心照顧」，而掩蓋強姦、拐賣、非法拘禁等罪行。

失蹤十幾年後的「尋親之旅」

現年45歲的卜女士（暱稱：花花/小花），本科與碩士均就讀於燕山大學工程力學系，2008年碩士畢業。據其哥哥最初接受紅星新聞採訪時透露，妹妹於考博過程中受刺激，患上精神分裂，於2010年初的一個早上突然離家失蹤，家人四處尋找並報警，但始終沒有下落。

近15年後，卜女士被發現住在離家百餘公里外的和順縣青城鎮石疊村，與46歲村民張某共同生活，並育有一兒一女，分別12歲和8歲。

這段「尋親之旅」，肇始於11月20日，張某侄女、抖音博主「小核桃」向尋親志願者朱玉堂求助，希望幫「二嬸」找回家人，順利落戶，以獲得社會福利保障。

據朱玉堂在抖音視頻中描述，11月25日，其一行人趕到村裏後，發現家裏一貧如洗，而「卜女士當時狀態非常差，啥也說不清楚」。網傳圖片可以看到她初期長發凌亂，如今已修剪得乾淨利落。他們當天把她接到和順縣城，讓她洗澡、換衣服，給她買好吃的，「像哄孩子一樣」。而在經過晚上長達兩個小時的溝通後，卜女士隨即準確寫出了父母、哥哥、大學導師和大學閨蜜等名字。次日，民警根據這些線索，找到了她的爸爸和哥哥，通過採血DNA比對確認關係。

網傳11月30日卜女士回到爸爸家的視頻片段顯示，張某牽着她的手，帶着兩個孩子，場面喜慶而隆重。卜女士初見父親時有所排斥，當他拿出一直保存着的她碩士就讀期間的眼鏡，給她戴上時，她


欣然接受。而在宴席上，張某高興地給卜老先生敬酒並喊他「爸爸」，在座志願者都不以為意，將此視作一次「圓滿尋親」。

根據網絡截圖，張某還被曝出在此前後數日，接連帶着卜女士出鏡，上架貨品，準備在抖音「直播帶貨」，其中一則標題寫着「我愛我的老婆」。該賬號被網友發現後，已轉為私密賬號。

轉折發生在12月3日深夜，繼紅星新聞報道後，和順縣公安局發布警情通報。「經初步調查，卜某於2011年5月從家中走失，後被山西省和順縣青城鎮居民張某收留，相關情況正在進一步核實調查中。」

許多網友指出，這份通報完全沒有提及卜女士的精神障礙及生育情況，刻意迴避與精障女性發生性關係可能涉嫌強姦的問題。警情通報中的「收留」一詞，加上張某侄女與村民在接受採訪中對張某「顧家老實人」形象的描繪，共同點燃了民憤。當網友發現，卜女士給朱玉堂手寫的筆記本上，第一行寫着「跑」字，輿情在幾日內迅速升溫。

12月10日，和順縣聯合調查組通報稱，涉事村民張某涉嫌強姦罪，已被公安機關採取刑事強制措施。但該初步調查亦稱，尚未發現受害女性卜某被拐賣的線索和證據。非法拘禁罪的嫌疑也仍未查實，通報援引多位村民說法，指卜某「常獨自外出購買零食」，遭網友強烈質疑。據卜某家人稱，醫院檢查發現卜某長期營養不良，需要補充蛋白質恢復體能，才能開展精神方面治療。



警 情 通 報

近期，我局青城派出所民警在社区警务工作中发现，和顺县青城镇土岭村居民卜某（女）不能准确表述自己的身份信息，派出所民警在山西及周边省市开展了大量核查比对工作，成功于11月26日与该女子父亲卜某贵（晋中市榆次区居民）取得联系。经警方确认，卜某（女）系卜某贵直系亲属。

经初步调查，卜某（女）于2011年5月从家中走失，后被山西省和顺县青城镇居民张某某收留，相关情况正在进一步核实调查中。

和顺县公安局
2024年12月3日

和顺县关于“卜某走失被找回”相关情况的通报

和顺融媒 2024年12月10日 13:25 山西

近日，“卜某走失被找回”一事，引发社会公众广泛关注。和顺县委、县政府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，全面开展调查。公安机关已对涉嫌犯罪问题立案侦查，并对涉案人员采取刑事强制措施。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：

卜某，女，汉族，现年45岁。2008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至2011年期间，因精神异常多次在多家医院接受治疗。2011年5月26日，从榆次区家中走失。2011年8月，和顺县青城镇土岭村石叠村组村民郭某（女，现年78岁）在本村附近发现卜某，且有精神异常表现，数日后由本村村民张某某（男，汉族，现年46岁）带回家中，并育有子女。

关于是否涉嫌强奸问题。经查，张某某明知卜某患有精神疾病，仍与其发生关系并生育子女，涉嫌犯罪，已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。

关于是否涉嫌拐卖妇女问题。经走访青城镇土岭村石叠村组及周边村村民，2011年7至8月间，卜某曾独自在青城镇土岭村石叠村组及周边多个村停留10余天，有精神异常表现。截至目前，尚未发现卜某被拐卖的线索和证据，公安机关仍在深入调查。

关于是否涉嫌非法拘禁等问题。经走访石叠村组多位村民，卜某在村生活期间，精神疾病症状明显，但也常独自外出购买零食，未发现其离村出走的情况。是否涉嫌非法拘禁及其它违法犯罪，公安机关正在进一步调查。

对其它涉嫌违法犯罪、失职失责等问题，和顺县将依法依规严厉惩处，后续调查情况及时通报。

目前，卜某已住院治疗。和顺县将持续关注关心关爱卜某及其子女情况，积极开展帮扶救助。后期根据案件处理情况，依法确定其子女的监护责任。

由于案件涉及未成年人，呼吁大家保护未成年人隐私及合法权益，不造谣、不信谣、不传谣。

和顺县联合调查组
2024年12月10日

12 3 10

「收留」與「拐賣」之間，精障人士的權益如何受到保障？

張某侄女多次表示，孀孀流浪到他們家後，家人報了警，十五年來不間斷幫她尋親，但一直沒有找到。起初網友都以為這可能是謊言，直到扒出和順縣公安局12月2日發布的通稿，其中寫道，「十幾年來，幫助其（卜某）尋找家人的工作從未放棄」，「卻一直未能確定其身份」。這與卜女士和志願者的接觸形成鮮明反差。

和順縣公安局還聲稱早已採集卜女士血樣，而據報道，卜家人也在三年前採過血，無法解釋為何沒有更早比對成功。此外，警情通報和調查組通報中，卜女士走失的時間都是2011年5月，和其家人的說法「2010年初」有出入，相隔一年多時間。針對民間的種種疑問，和順縣公安局至今尚未回應。

最令公眾感到訝異的是，十幾年來，卜女士不僅「躲過」人口普查，還有疫情年間的核酸檢測「應檢盡檢」；同時，在兩個孩子辦理落戶後，卜女士至今仍然是「黑戶」。據志願者朱玉堂稱，卜女士的戶口在學校已註銷，目前當地政府在和她哥哥配合，希望儘快辦理完落戶手續。

基層政府對臨時救助的缺位值得關注。一份向聯合國提交關注精障女性權益的民間報告（下文簡稱「民間報告」），曾引述四川儀隴縣的一則司法判例：2014年底，當地一位摩的（註：摩托車出租車，以改裝機車作為出租車營運的工具車）司機在路上遇到一名流浪智力障礙女性，將她先後送到民政局和派出所，工作人員卻避之不及。最後這位司機不得不將她賣給了當地村民為妻。她生下了一個嬰兒，只活了兩個月就夭折了。報告認為，「這個典型案例凸顯了基層政府對臨時救助職責的不作為。」

事實上，中國在2014年宣布建立臨時救助「全覆蓋」制度。符合生活無着、乞討人員救助條件的，縣級人民政府需按有關規定提供臨時食宿、疾病救治和協助返回等救助。

另一值得注意的是，在卜女士的事件中，從鄉鎮派出所、村幹部、到村民和親戚的態度，無不顯示中國廣大農村對精障女性權利的漠視。卜女士的嫂子曾在直播中哭訴，不滿於當地村幹部強行要求前來醫院慰問卜女士，開口第一句話就是「（張某）把他們一家照顧得很好」；張某侄女在抖音直播中曾駁斥「拐賣說」，稱二叔「給吃給喝照顧了她十五年」「問問她清醒的時候為什麼不走」。張某侄女也曾發表過涉歧視性的言論，引發爭議，她指卜女士「畢業了31歲都沒有工作，是一個對社會對國家無用的人」。

在此類事件中，溫情的「收留」往往被用以包裝「拐賣」的本質。

近期輿論熱議的另一個例子，是湖南岳陽平江縣老漢「收留」未成年精神障礙少女的故事。在事發十年後的2013年，當地電視新聞的報道基調是「夫妻溫情相守」。直到媒體8年後再回訪，村支書的反應是，政府給了很多關懷，他們現在過得安逸，希望媒體少打擾。這位女性的家屬曾想接走她，卻因老漢反對而作罷。

精神或智力障礙人士在拐賣事件中往往是最容易失權的群體。根據上文提及的「民間報告」，分析2017年至2020年涉及拐賣婦女的616份司法案卷，超過1250位被拐賣婦女中，有兩成存在精神或智力殘障；這類群體中，有六成是在路邊、車站或戶外場所被陌生人拐走。另一項分析2000年至2017年涉及拐賣兒童和婦女的一審裁判文書的研究顯示，26.7%受害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，而在可識別的來源地和流入地中，農村分別有71.7%和91.5%的佔比。



遠方的哭聲：從八孩母親到被遺忘的農村女性精神障礙患者

[延伸閱讀 →](#)

官方通報中，常見「收留」的字眼。回顧2022年初引起社會強烈關注的「鐵鏈女事件」，「收留」曾多次出現。比如第二次調查通報稱，董某民的父親在她流浪乞討時收留了她；直到第四次調查通報發現，她總共經歷了三次拐賣，第一次從雲南被拐賣到江蘇東海縣後，離開第一個「收買者」，她曾被一對經營飯店的夫婦「收留」，一個月後賣給在飯店附近工地務工的兩人。小花梅經他們帶回豐縣後，被介紹轉賣給董某民的父親。

長期關注人口販運和精障權益的獨立媒體「自由娜拉」指出，「收留」在司法語言中十分常見。據其檢索的多個涉及「收留」和「拐賣」精神和智力障礙女性的司法案例文書，不乏精障婦女先被「收留為妻」，剝削完性價值後，再被「丈夫」轉手賣人，獲得剩餘的經濟價值，堪稱「用完即棄」。

案例還顯示，精障婦女的「商品價值」與其生育能力緊密相關。買家甚至會提出預先「驗貨」，帶到醫院檢查，一旦發現該婦女無生育能力，就會要求退貨，為了順利得到「退款」，買家必然默許「轉賣」行為。

上述民間報告研究221起涉販賣智力和精神障礙女性的刑事判決書顯示，在涉拐賣的469人中，有超過三成人士被多次拐賣，主要原因是賣家隱瞞精障情況，買家發現後要求「退換貨」；其中，有少數受害人遭毆打、禁錮、猥褻、強姦，有人因延誤救治死亡。另外，有一成受害人生育一個及以上的孩子，鮮有買家因涉強姦罪被起訴。



豐縣「八孩母親」的身份謎案，與中國城鄉的想像鴻溝

[延伸閱讀 →](#)

「自由娜拉」指出，起始的收留行為往往就是強姦、拘禁、拐賣的預備行為，建議政府從源頭治理，例如規定村委村幹部在發現流浪精障女性的第一時間強制報告。另外，應通過綜合的拐賣專項立法，包括增設強迫婚姻罪，針對「不以出賣為目的」的拐騙婦女行為，加強法律威懾，填補「拐賣婦女罪」的立法漏洞。

2022年3月，中國公安部宣布開展為期一年的打擊拐賣婦女兒童犯罪專項行動，當年7月宣布共破獲拐賣婦女兒童案件906起，找回歷年失蹤被拐婦女兒童1198名，抓獲拐賣犯罪嫌疑人1069人。今年3月，公安部再次部署全年內全國範圍打拐專項行動，要求按照「全面起底、精細篩查，突出重點、重拳打擊」的原則，快偵快破拐賣現案，全力攻堅拐賣積案。

此次山西和順事件，不僅暴露出基層政府法律意識不足，還有行政效率的低下影響政府公信力。一如三年前，大量網友開始自發在社交媒體上爆料，在家鄉曾經接觸或聽聞的精障女性疑似被拐賣個案，但對如何解救多報以悲觀態度。